



乌克兰战争 国际 深度

## 乌克兰的战争传播：推特与Tiktok时代的“全民信息战”

从普通民众到总统，乌克兰深知，远不止真枪实弹的前线，战场还包括充斥着政治宣传与虚假新闻的网络阵地。



2022年3月4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透过视像方式，与德国城市法兰克福的反战集会参加者对话。摄：Sebastian Gollnow/picture-alliance/dpa/AP Images



乌克兰危机 信息战 乌克兰战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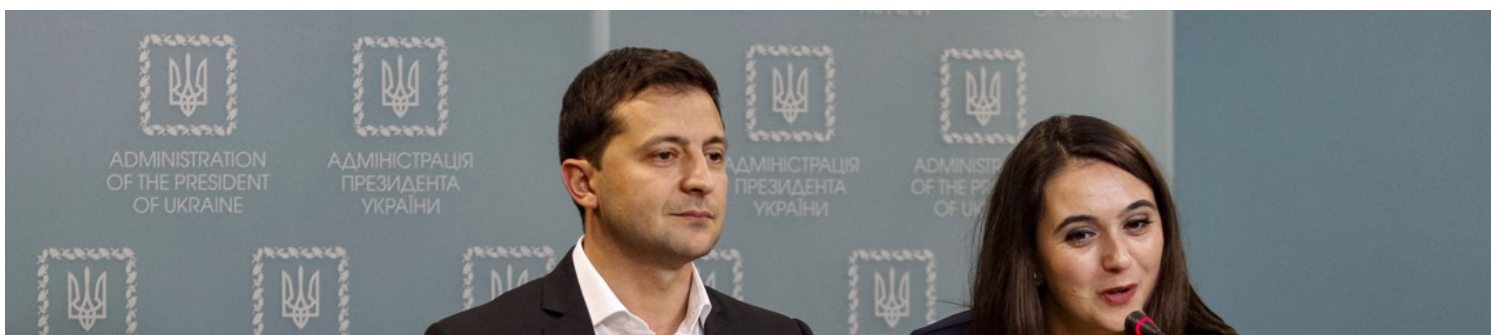
【编者按】在全世界的瞩目下、在社交媒体时代的今天，若有什么比战场上的血光、空袭后的废墟和百万战争难民被连根拔起更重要的，便是谁、在哪里、怎样讲述和定义这些画面和这场战争。端传媒将目光投向乌克兰与俄罗斯战时的传播机制，本篇讲述乌克兰各界的战争传播网络；随后还会发表报导，分析俄罗斯宣传机器的脉络及其对中文世界的影响，欢迎关注。

“我还在这里，我们不会放下武器，我们会守护我们的国家，因为我们的武器就是真相。”2月26日清晨，身穿军绿色夹克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布了一条在街头的自拍视频。前一晚，他也带着几位政府官员以自拍的方式向民众证明，他们仍留在基辅，不像传闻中逃亡离境。

在同一天，乌克兰副总理Fedorov在Twitter上呼吁Google停止对俄罗斯提供服务，要求Netflix、Meta封锁俄罗斯用户权限，要求YouTube对Russia24频道禁言。之后几天，他继续呼吁各科技巨头和金融机构对俄罗斯进行制裁。

开战以来，泽连斯基的前新闻秘书孟德尔（Iuliia Mendel）每天不间断地被邀请去各媒体平台讲述自己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在乌克兰文化与信息政策部担任传播顾问的阿克塞诺娃（Valentyna Aksonova）则像往常一样负责信息传播的工作，向民众传递清晰、透明的信息——前线发生了什么，损失有多少，伤亡情况如何。基辅附近，乌克兰记者Natalia也积极参与了这场信息战，她选择在社交媒体上不断更新，给当地民众提供准确信息。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历时已有12天，军事战场外，乌克兰政府、媒体、民众合力开辟了另一令人瞩目的战时传播场域。端传媒采访了泽连斯基的前新闻秘书、乌克兰文化与信息政策部传播顾问和乌克兰记者，试图厘清乌克兰政府如何向外界传递信息，以及乌克兰媒体、社会组织和民众又如何互相配合，抵抗俄罗斯庞大的国家宣传机器。





2019年10月1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新闻秘书尤利娅·孟德尔出席一个新闻发布会。摄：Stringer/NurPhoto via Getty Images

## 已做好准备的乌克兰政府

孟德尔直到2021年7月仍是泽连斯基的前新闻秘书，她告诉端传媒记者，乌克兰在2014年输了当时的“信息战”——他们面对俄罗斯的宣传机器没有任何准备。而曾在2010年至2014年担任乌克兰总统的亚努科维奇把本国视为俄罗斯的附属国，孟德尔说，“没有做任何准备以抵抗俄罗斯的假信息。”

但这一次，乌克兰不再是八年前面对假消息而手足无措的国家了。“我们已经和这个敌人斗争了8年。”乌克兰文化与信息政策部传播顾问的阿克塞诺娃也说，“我们在精神和物质层面上都做好了准备。”

孟德尔称，在2014年之后乌克兰先禁止了俄罗斯电视台在境内播放。去年，泽连斯基还封掉了三个由俄罗斯资金赞助的乌克兰频道。不过孟德尔也表示，这些举措确实存在着对损害言论自由的拷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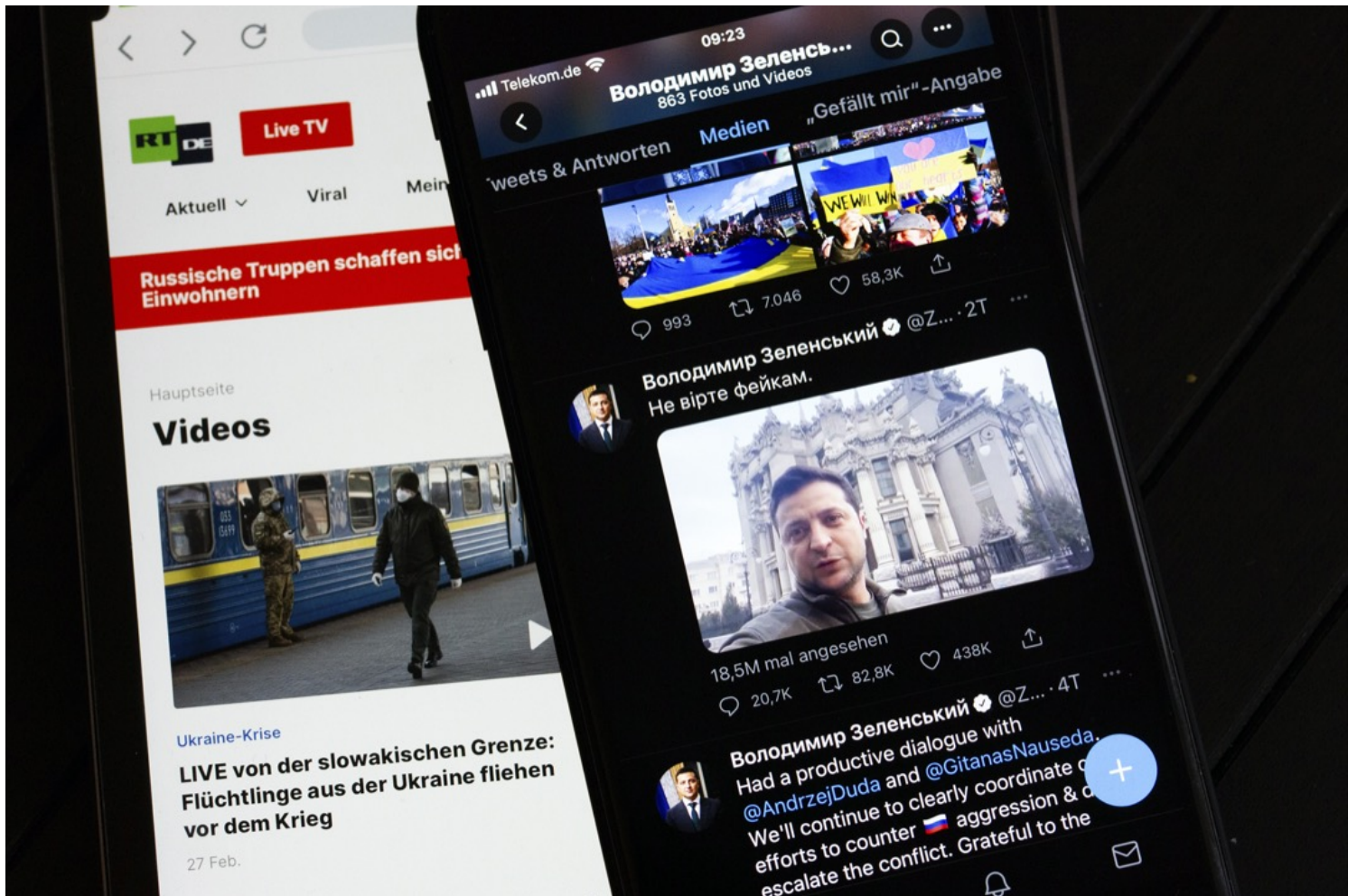
“虽然这个决定很冒险，但能看到它在乌克兰的效果非常好。”孟德尔说，“2014年我们目睹虚假信息是怎样从各方面伤害着我们的。”

她讲述了一个让乌克兰民众无法忘记的故事——俄罗斯曾宣称，“纳粹乌克兰人”把一个说俄语的3岁小孩钉在十字架上。“你要是看到这个新闻并相信了它，肯定会觉得这个世界疯了，你得去和纳粹、法西斯抗争。可这完全是编造的、从来不存在的故事。”据BBC报导，俄罗斯国家电视台在2014年多次播放了一名女性难民声称乌克兰军队处死3岁男孩的新闻，但没有证据支持这个说法。

据英国卫报2014年的报导，克里姆林宫通过传播半真半假或歪曲事实的谣言，将他的宣传机器投向了乌克兰。

兰及克里米亚，例如过度渲染一项提高乌克兰语地位的法律，让乌克兰政府看起来像正在迫害讲俄语的公民，尽管该法案并没有禁止使用俄语。

孟德尔解释，俄罗斯宣传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它的国家电视台——从克里姆林宫炮制的内容被直接提供给记者，同时支付他们高额薪水。“他们不是在做新闻，而是在制造谎言、宣传和假消息。”



2022年2月28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Twitter，与俄罗斯官方媒体RT的画面。摄：Fernando Gutierrez-Juarez/picture-alliance/dpa/AP Images

除了转述故事的人，俄罗斯还有“制造”故事的智囊团。孟德尔说，他们负责用撰写俄罗斯叙事下的历史故事，同时被邀请到各国电视台作为嘉宾，去重复克里姆林宫的术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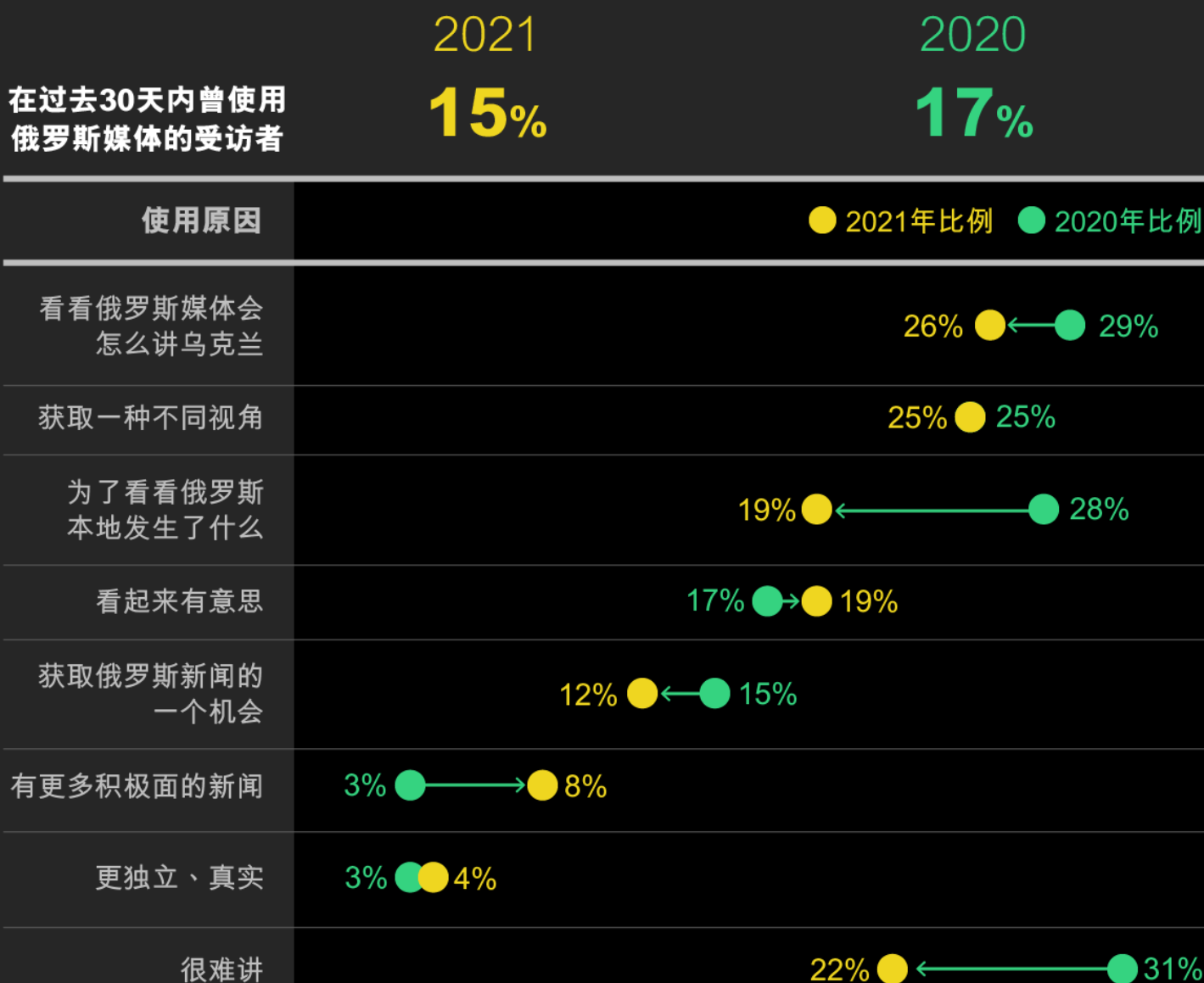
用孟德尔的话说，俄罗斯创造了一个和它的军事作战系统并行的宣传机制。“如果克里姆林宫想打仗，那么它的所有宣传机器都会为这场战争作辩护，为战争提供合理性。”

如今，除了乌东以外的地区，俄罗斯的电视宣传几乎从乌克兰消失了。孟德尔介绍称，2014年之后乌克兰出现了许多本土频道，由于这些电视频道存在着互相竞争的关系，它们在同一件事上能呈现出不同的叙事方式和意见。“而在俄罗斯你没法听到其他意见。”

孟德尔表示，这些年乌克兰官方不断地向民众反复强调“请核实信息”、“请找官方来源”这样的提醒。“当你在八年里不断重复这个，人们（慢慢地）就会理解了。”

据USAID-Internews开展的乌克兰2021年媒体消费调查（下称调查），83%的乌克兰民众能意识到虚假信息在媒体中的存在。此外，乌克兰人对俄罗斯媒体的消费也有所下降，82%的受访者表示在2021年不再使用任何俄罗斯媒体。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媒体的使用率在乌克兰走低的同时，其信任度甚至更低。

## 2021乌克兰民众对俄罗斯媒体的使用情形



资料来源：USAID-Internews 2021 Media Consumption Survey, November 2021



端传媒  
Initium Media

## 社交媒体：以官方论述号召全民参与的赛博之战

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孟德尔说，俄罗斯也试图通过互联网来传播假消息、制造不同族群的冲突，并提供大量从未存在过的细节，例如向美国投放关于种族主义的故事，在乌克兰或摩尔多瓦生产关于语言冲突的故事，而人们很容易被这种带有强烈情绪的信息所刺激。

据调查显示，有63%的受访者通过社交媒体获取信息，随后是48%的“在线新闻网站”。与2015年的85%相比，2021年通过电视接收信息的比例下降到了46%。此外，在乌克兰最受欢迎的社交软件分别是Facebook、YouTube、Telegram和Instagram。

阿克塞诺娃说，在乌克兰封锁了俄方电视频道之后，主要的难点在于Telegram——俄罗斯的宣传机器会渗透到此，但由于它的保密性较强，政府难以与平台方交涉，无法直接控制和封锁频道，只能由人们自己组织起来投诉虚假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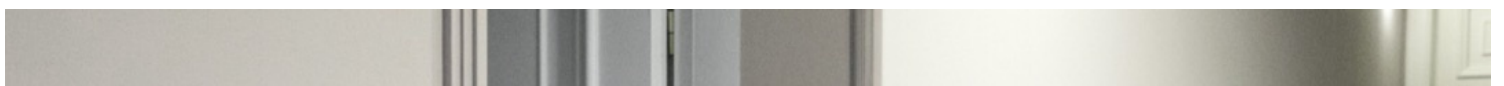
不过，Telegram的创始人Pavel Durov在2月27日表示，如果乌克兰局势升级，Telegram可能会考虑部分或全部限制一些频道。据路透社报导，Durov曾表示，Telegram频道正日益成为未经核实的信息来源，他不希望该平台被用作加剧冲突的工具。

孟德尔也表示，乌克兰政府在Telegram上创建了许多官方频道，以此作为打击假信息的一种方式。

总体而言，乌克兰在此次战争中建立了一种官方论述，以总统、政府成员、军队作为整个传播核心，呼吁民众紧跟官方发布的最新信息，打击俄方虚假新闻，运用科技手段对俄罗斯网络进行攻击，并凭借国家资源为传播提供稳定条件。

在2月24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当天凌晨6点多，泽连斯基最先在Telegram个人频道上发布了一个自拍视频，他穿着西装并坐在装潢明亮的室内，表示将会及时为民众提供最新和可靠的信息。此后每天，他都会在Telegram上发布几分钟的演讲视频以鼓舞士气，这类视频中他身穿军绿色衬衫或夹克，其中还包括了两条自证未离开基辅的最为出圈的自拍视频。截至发稿，泽连斯基Telegram频道的订阅者已超过144万。

在战争之下，泽连斯基的前喜剧演员身份也成为了一个热点讨论话题。一个非政治家出身的演员能当好总统吗，能解决好乌克兰危机吗？显然，泽连斯基的战时姿态赢得了大多数乌克兰人及其他国家人民的称赞。





2022年3月3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总统府内自己拿椅子前往召开记者会。摄：Laurent Van der Stockt/Le Monde via Getty Images

“不管他原本的职业是什么，现在（总统）的唯一合适人选应该是爱国者。一个热爱自己国家的人，全身心投入并想尽一切办法停止战争、保卫国家。”阿克塞诺娃说，“现在我们的总统仍在基辅控制局势。他的立场是我们不会屈服，而是持续抵抗。”

如《三联生活周刊》[一篇文章](#)所总结，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为自己的树立了一个“在场”的姿态，这种如此“个人化”直接发声的模式也为他所呈现的信息增加了更强的说服力，同时淡化了一个国家领导人的抽象意义。

“我们有绝对透明的、民主的选举，我们选择了这个人，他也清楚自己现在是在什么位置。正如我们现在看到的，他非常投入且强大。”阿克塞诺娃说。2月27日，《基辅独立报》记者Illia Ponomarenko也在Twitter上表示：“我这辈子从没想像过，从那个愚蠢电视节目（《人民公仆》）出来的这个滑稽的家伙会成为21世纪最伟大的国家领导人之一。”

除了总统泽连斯基活跃于社交媒体上，乌克兰各政府部门和负责人也加入了这个建立在赛博空间中的战场，呼吁民众加入这场全民之战。

# 乌克兰官方列为战时可信信源的部分乌克兰媒体



媒体	网站语言	关注者	关注者	订阅者	社媒语言
<b>European Pravda</b>	乌克兰语、俄语、英语	5.44万	2.5万	-	乌克兰语
<b>Ukrainska Pravda</b>	乌克兰语、俄语、英语	88.22万	67.6万	3万	乌克兰语
<b>NV.UA</b>	乌克兰语、俄语、英语	8.1万	48万	4.1万	乌克兰语
<b>Euromaidan Press</b>	英语	11万	10.5万	-	英语
<b>The Kyiv Independent</b>	英语	160万	3.7万	4.2万	英语
<b>UkraineWorld</b>	乌克兰语、俄语、英语	8.9万	1.77万	-	英语
<b>Liga.net</b>	乌克兰语、俄语	32.62万	30万	4.8万	乌克兰语
<b>Lb.ua</b>	乌克兰语、俄语、英语	16.3万	7.9万	-	乌克兰语
<b>UA TV</b>	乌克兰语、俄语、英语	0.7万	6.1万	-	英语
<b>Kyiv Post</b>	英语	33.6万	7.6万	0.1万	英语

资料来源：Center for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Security, Ukraine



端传媒  
Initium Media

2月24日晚，乌克兰国家公路管理局在Facebook上号召民众通过上漆、撒泥土、倒树脂等方式销毁俄罗斯军队留下的信号标记。随后，乌克兰民众被鼓励将这类地面标记的照片上传至Telegram，提供给官方进行追踪。

26日，公路管理局再次呼吁民众用任何可行的方式阻挠敌人，例如砍树、筑路障、烧轮胎等。当天，该局还号召民众拆除全国范围内的路牌，并表示：“让我们帮助他们（俄罗斯军队）直接下地狱吧。”随后，有乌克兰工人将道路指示牌改成了抵制普京的画像，该行为得到了公路管理局的赞许。

2月26日晚，乌克兰副总理兼数字化转型部长Mykhailo Fedorov在Twitter上表示将成立IT军队（IT

army) ，并号召数字领域的技术人才和网络专家加入。

该乌克兰网络军队将通过名为“IT ARMY of Ukraine”的Telegram频道发布任务，并为海外的志愿者提供了英文版本。志愿者们被鼓励对俄罗斯能源企业、银行、政府部门的网站进行DDoS（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或是使用VPN对那些发布假新闻、且在乌克兰境内无法观看的YouTube内容进行举报，或是在官方指导下尝试向俄罗斯人发出战争的实际情况。截至发稿，该频道的订阅者已超过30万。

“觉得自己在信息方面有能力做点贡献的人都可以加入（IT军队），帮政府打击俄罗斯的宣传和信息攻击。”阿克塞诺娃说，“在这个时候，乌克兰人非常团结地反对入侵，所有人都非常投入，我不得不说这就是我们民族的诞生。”

## 乌克兰人：自主行动、亲口讲述

过去，国家间的信息战通常是由政府、媒体主导，而大众则处于接收方，但社交媒体的盛行，也给普通人参与制作和传播提供了机会。在阿克塞诺娃看来，现在乌克兰的俄方宣传日渐减少，除了有政府的强力手段，也因为普通人在自主地行动起来。

和乌克兰众多反抗俄罗斯军的平民一样，身在基辅附近一个小镇的Natalia也积极参战，但她打的是信息战。Natalia和丈夫都是记者，两人和7岁的儿子坚持留在战况相对激烈的基辅一带，坚持透过Facebook发布新闻，希望当地人可以得到准确信息。

Natalia又将报导翻译成俄语，希望将信息流传到俄罗斯，或是让更多在海外的人知道乌克兰实况。“可惜有很多在（乌克兰）东边和在海外的人，他们还相信俄方的政治宣传。”她解释，住在东边和俄罗斯接连地区的人，所接收的信息较受俄方影响。

阿克塞诺娃也告诉记者，生活在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的人民已经在俄罗斯的宣传下生活了八年。在那里，来自乌克兰本土的信息完全被封锁，他们几乎是通过俄罗斯的电视台来获取信息。

“俄罗斯的政治宣传源自苏联时代，已经有70多年历史，”Natalia说，普京向政治宣传投放大量资源，同时打压异己和实施严格审查，比如自己任职的媒体在俄罗斯境内早就被封锁了。





2022年3月4日，乌克兰城市日托米尔，一名女子用手机拍摄一座被炮弹击中的学校。摄：Viacheslav Ratynskiy/Reuters/达志影像

一般人可以怎样判断网上信息是否俄方政治宣传？“通常带有‘战争’而不是所谓‘行动’这种字眼的话，就是一个好征兆。”为了不被假新闻影响，Natalia说自己在社交媒体上主力吸收由乌克兰政府发出的信息。开战以来，不少乌克兰官员都用社交媒体报告战况，比如一些市长会在脸书上交待有否抵挡俄军入城，或宣布城市落入俄军控制，要求民众避难。

她说，有时发文者无意误导人，只是因为恐慌，错把假新闻转发，但这也会影响战线上的其他人。“泄气是失败的第一步，我们必须保持镇定和集中力。”

孟德尔还参与创立了“#UkraineVerified”的平台，为外国记者提供会讲外语的乌克兰人作为采访对象，希望能向亲口向外界讲述乌克兰的故事。

在这次战争中，乌克兰公众将过往对抗政府的经验应用在了对抗俄罗斯宣传机器上，迅速就俄军的动向做信息发布和传播，积极配合并转发官方信息，加速了国家机器的传播效率。

TikTok和Twitter等媒体上也广泛流传着乌克兰民众实地阻止俄罗斯军队前进的短视频。在一条被乌克兰外交官Olexander Scherba转发的视频中，排成长队的俄方军车在雨中被乌克兰群众阻拦，期间，俄罗斯士兵还朝天开枪以作威慑。在一辆军车试图强行前进之后，不少乌克兰人直接上前用双手加以阻拦。截至发稿，该视频的浏览量超过了120万次，网友纷纷对乌克兰民众的勇猛表示惊叹。

这场俄乌战争也被不少外媒称为“TikTok之战”（TikTok war）。许多年轻的TikTok用户以自己独特的方式

这场俄乌战争也被不少外媒称为“TikTok之战”（TikTok war）。许多年轻的TikTok用户以各自独特的衣食方式向外界展示着乌克兰正在面临的战争，这同时也成为了一种强有力的信息传播手段。据《纽约客》[报导](#)，2月24日当天有乌克兰用户以活泼的TikTok模板拍摄了战争第一天。例如，名为@valerisssh的用户伴随着一首好玩的歌曲指出家里很酷的地方，“那是防空洞”，以及由香蕉和酸奶组成的“乌克兰军事早餐”。

此外，有用户上传了题为“我们在乌克兰的生活如何在一天内被改变”的短视频，将战争前后的生活对比展现给观众。据路透社称，也有乌克兰民众在TikTok上传了他们在防空洞里蜷缩哭泣、城市建筑被轰炸、以及导弹在城市空中划过的视频。这些视频在TikTok的推荐算法下迅速传播开去。同时，拥有上万关注者的TikTok博主也呼吁自己的国际粉丝们关注乌克兰的真相。



2022年3月1日，乌克兰首都基辅，一位母亲母亲抱著孩子在一个临时防空洞内暂避战火。摄：Emilio Morenatti/AP/达志影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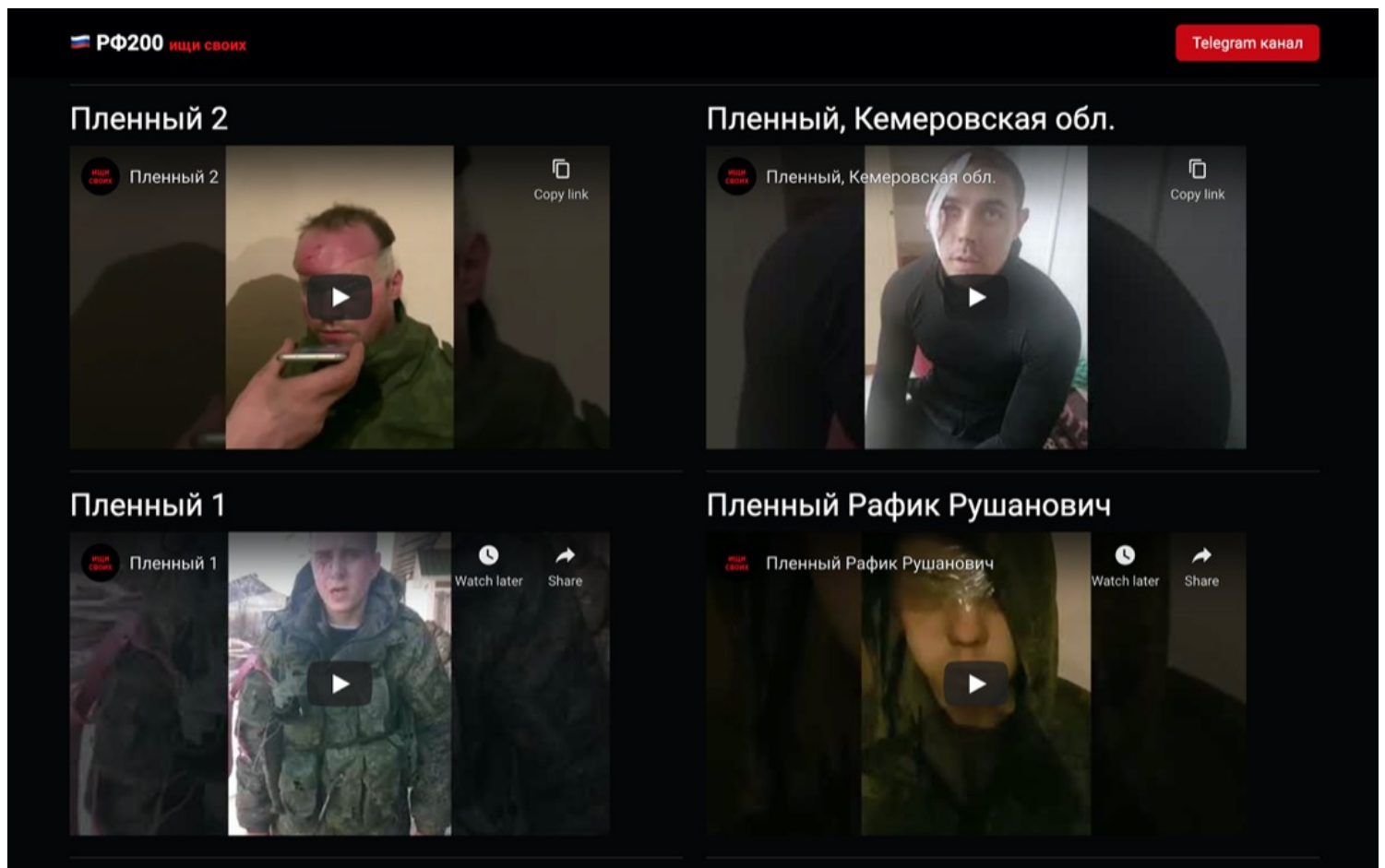
据Wired[报导](#)，从2月20日到28日，带有#ukraine话题的TikTok视频浏览量从64亿飙升至171亿。不过，TikTok已经是自成一体国际社交平台，在同样隶属于字节跳动、但只活跃在中国大陆的抖音，关于乌克兰战争的内容仍以中国官方媒体转载俄媒信息、各国政府官员讲话视频为主。

## 从乌克兰向俄罗斯投递的信息

这些天，民间网络陆续出现俄国降军的短片，大多被描述为年少无知且欠缺训练，因被俄军误导才去攻击乌克兰军民，而最后在乌克兰得到善待，更获得粮食补给。同时，乌克兰官方也推出了几项处理战俘的措施。政府与民间网络所共同呈现的“战俘处理”，可以说是精准瞄准了俄罗斯军民的心理防线。

“（截至3月2日）已经有约6000名俄罗斯士兵死在了乌克兰，而他们的母亲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在哪里，是否还活着。”阿克塞诺娃称，乌克兰政府为此开通了一条电话热线，让俄人联络被乌军抓住的俄军战俘，或是协助俄罗斯家庭寻找在战争中失踪的亲人。

乌克兰内政部亦设置一个名为“俄罗斯联邦200”的网站，上载俄军战俘的影片和士兵遗物。当地人解释，200是军队运送死尸的代号。该网站指向的一个名为Ищи своих（Look for Yours）的Telegram频道里，同样展示许多来自战争前线的战俘视频和遗物照片。



乌克兰内政部设置一个名为“俄罗斯联邦200（200rf.com）”的网站，上载俄军战俘的影片和士兵遗物。网上截图

阿克塞诺娃表示，这是俄罗斯人能够寻找到他们在乌克兰战争中死亡、被俘或失踪的亲属的唯一渠道，因为在俄罗斯的对内宣传中，他们被告知这只是军事训练，没有战争、没有伤亡。

由于俄罗斯近日封锁了国内网络，社交媒体上的内容很难被俄罗斯民众看到。3月4日，乌克兰国防部发布视频指导民众通过Google Map在俄罗斯境内的任意地点评论，上传有关战争的信息和图片。

“乌克兰有句谚语，你可以用谎言穿越世界，但你无法再回来。”作为一名战略传播专家，阿克塞诺娃称他们向政府建议的策略始终是“真相”。

“把信息带去俄罗斯、传递给他们的亲属，是我们唯一能做的事，因为俄罗斯不会做这些。”阿克塞诺娃说，俄罗斯士兵被俘后的第一件事是拿到电话给母亲打电话，此外，乌方手上还有俄罗斯士兵与母亲互传短信的很多照片，他们将战争的真相写在了简讯里——我被俘虏了，我就快死了，再见爱人。

“但他们（亲属）不相信，以为是在开玩笑，也许要等到将来某天我们有机会把这些战俘或尸体送回去（他们才会相信）。”她说，俄罗斯当局并不想认领这些死在战场的人民，而是要把他们永远留在乌克兰。

截至3月2日采访当天，阿克塞诺娃称已经有超过千名俄罗斯士兵自愿被俘虏，目前他们在拘留所里得到了很好的待遇。“他们不想打仗，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会死，在乌克兰被俘总比死去更好。”

孟德尔告诉端传媒记者，乌克兰前总统波罗申科在2014年尝试过反向宣传的策略，即以谎言反击谎言。她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战略失误。“你用谎言来打败（俄罗斯的）政治宣传，那么全世界（来报导乌克兰）的记者都会明白，双方都在撒谎，没有一方是可靠的。”不过孟德尔表示，这个错误决定没持续多久，如今不再使用，“只有乌克兰说真话的时候，才能证明俄罗斯是说谎的一方。”

不过，在俄乌战争的初期，社交媒体上流传了一条短片，声称一位乌克兰王牌机师在基辅上空一天内单人匹马地解决六架俄罗斯战机。网民对此反应极大，称这名机师为“基辅之鬼”，而乌克兰官方Twitter帐号更制作短片，将他描述成“俄罗斯战机的恶梦”。最后，短片被证实为电脑合成，军方只能证实有六架俄国战机被击落，但无碍这个传说在社交媒体继续传播。对政府及民间网络来说，“基辅之鬼”或许是个提高乌国军民士气的绝佳工具。

3月8日，乌克兰武装部队报告的俄军损失中，俄军死亡人数已经达到了12,000人。这个数字当然也难以证实。这类以展现战场死伤的“真相”，更多的是营造了一种乌克兰战场获得许多支援的表象。同时，媒体也倚赖官方和民间提供的信息，虽然常会并在文章末尾补充“机构无法独立查证”的免责声明，但免责声明在网络传播中常常很快就被遗忘。

## Twitter：乌克兰政府与外界的主要通道

开战以来，乌克兰政府官员们也积极地活跃在Twitter上，尽管这个社交软件在乌克兰并没有那么受欢迎。

阿克塞诺娃说，Twitter是乌克兰政府与外界沟通的一条有效渠道。“更多的是为外部观众服务。”



2022年3月8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总统府内拍片，向国民及国际社会讲述国内最新动态及部署。网上截图

从2月24日开始，泽连斯基不断在Twitter上以双语更新乌克兰获得的外交支持情况，与各国领导人的谈话，并感谢各国的援助。

3月2日，联合国大会第11次紧急特别会议以141票赞成、5票反对和35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乌克兰局势决议草案，该决议要求俄罗斯停止入侵并撤出军队。当天，泽连斯基在Twitter上表示，投票结果证明了全球反普京联盟已经形成，“全世界与我们一起，真理在我们这边。”

与泽连斯基相比，乌克兰外交部长Dmytro Kuleba在Twitter上的帖文更直接地展示了俄罗斯的不人道和战争的残酷画面。他张贴了多张平民大楼被炸毁、被拘留的参加抗议的俄罗斯儿童的照片，以及哈尔科夫自由广场爆炸的视频，以此来谴责俄罗斯的入侵，而泽连斯基的推文中则很少有此类图片及视频。

2月26日，乌克兰副总理Mykhailo Fedorov则在Twitter上向SpaceX首席执行官伊隆·马斯克求助，希望其为乌克兰提供“星链”（Starlink）服务，以帮助改善乌克兰的互联网连接状况。星链是马斯克于2015年推出的一项通过近地轨道卫星群提供高速互联网的计划。马斯克随即表示“星链”服务已在乌克兰运行。



2月26日，乌克兰副总理Mykhailo Fedorov则在Twitter上向SpaceX首席执行官伊隆·马斯克求助，希望其为乌克兰提供“星链”（Starlink）服务，以帮助改善乌克兰的互联网连接状况。网上截图

基辅时间2月28日晚，Twitter的Site Integrity团队负责人Yoel Roth发帖称，他们在那些分享俄罗斯国有媒体链接的推文上添加了警示标志，并将采取措施来减少这类内容在推特上的传播。

3月1日，Meta公司也在欧盟内限制用户访问“今日俄罗斯电视台”（Russia Today）和俄罗斯卫星通讯社（Sputnik），同时对由俄罗斯国有媒体的Facebook和Instagram账号进行标注、对含有俄罗斯国有媒体网站链接的帖子进行内容降级，使用户更难找到。

在国际通用的社媒平台譬如Twitter、Facebook、Youtube和Tiktok，高互动量、流量的信息能够跨国高速传播开；而近年社交媒体及影音平台的一个重要突破，则是越趋成熟且准确的自动翻译及字幕生成功能，这大大降低接收及消化信息的门槛，让不同语言的观众无需等待媒体翻译，亦能大概理解广泛流传的社交媒体内容，从而作出判断及行动。

## 尾声

在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叙述中，这次入侵的目标定为“去军事化”、“去纳粹化”。“但是，现在大部分讲俄语的

地区正遭受着猛烈轰炸，这难道就是俄罗斯来拯救讲俄语的人民的的方式吗？”阿克塞诺娃有些激动地说，哈尔科夫（Kharkiv）、马里乌波尔（Mariupol）这些以俄语为主的城市，正是被轰炸得最严重的地区。

阿克塞诺娃是拥有一半俄罗斯血统的乌克兰人，她说，她从来没有等待过俄罗斯来拯救自己。

2月24日是阿克塞诺娃丈夫的生日。那天刚过零点，他们还沉浸在送礼物的气氛里。但发生在凌晨四点多的基辅巨响，打断了他们的睡眠，也中止了庆生的心情。他们立即决定离开基辅，带着老人、小孩搬到了乌克兰的西部城市利沃夫（Lviv）。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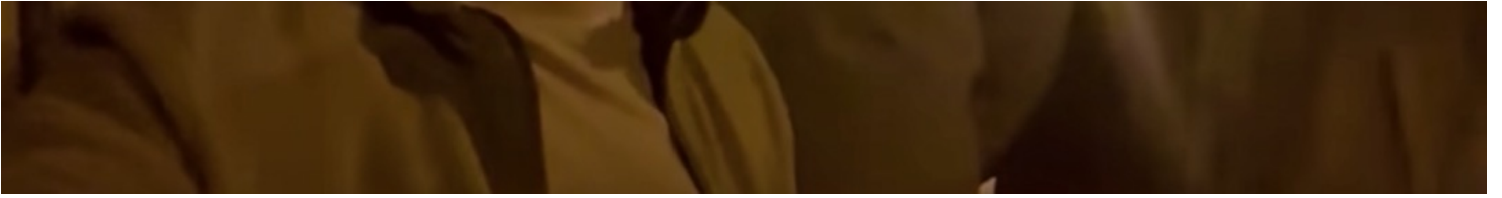
连同父亲，Natalia一家也在解答来自远方的查询。她说有支持乌克兰的人从匈牙利来电，对父亲会说俄语感到意外。“他以为我们（乌克兰人）都是民族主义者，以为这里禁止说俄语。”虽然俄方的网络水军人数众多，但Natalia留意到最近在一些支持俄罗斯的贴文下也多了写着“愿荣耀归乌克兰”的留言，显示情况有所改善。

像许多老年人一样，孟德尔的母亲以前也不会去核实消息的真假，她认为只要是发表出来的消息就是真的。不过在这个特殊时期，她也开始主动地核实信息，或是从孟德尔分享给她的可靠信源里获取信息——这是在被俄罗斯军队包围的情况下拯救自己的方法。

从普通民众到总统，乌克兰深知，远不止真枪实弹的前线，战场还包括充斥着政治宣传与虚假新闻的网络阵地。而要赢得这场战争，就必须赢得对战争的“论述”。

“我们的军队不仅仅是100万人，而是4400万人，乌克兰的百姓每个人都在尽自己所能去保护这片土地。”阿克塞诺娃说。





2022年2月26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第三日，网上流传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离开首都基辅，泽连斯基当晚连同数名内阁成员拍片证明仍身处首都，并称会留守基辅。网上截图

(端传媒实习记者Liuting Wang对本文亦有贡献)